



你也许有点害怕这个世界，但这个世界和你一样孤独，

它会常常自己来亲近你。

时隔6年携新作亮相上海

# 朱德庸讲述 “未爆弹人生”

朱德庸是个很念旧的人。

看到记者手持一台大疆 Pocket3,朱德庸幽默地表示：“感觉像是一把枪指着我。”他想念纸媒鼎盛的时代，记者来采访他，不需要拍摄短视频。但如今，他需要被各种新的摄像装备、手机镜头所包围，这常常让他坐立不安。

镜头前的朱德庸，围巾有点起球，随身携带的黑色眼镜盒磨得有点发白。一辆车开了20多年，在他看来就像是“兄弟”一般，没有坏的东西都会一直使用下去。他说，自己很少在外面吃饭，台北家附近的一家面馆一吃就是30年。朋友劝他买房投资，但他觉得还是老房子住得舒服。

朱德庸是“城市的行走者”。每次来上海，他都会好奇地跑到弄堂里去观察每一户人家，甚至闻到了饭菜的香气；他也是“人性的观察家”，时隔6年后推出新书《一个人的人生未爆弹》，用画笔描绘出了各种情绪：“Janet 每天都很努力地地过日子，甚至有时候还得用别人的不幸，来鼓励自己过下去。”“外地打工的阿莎终于想通，人生就是躺在简陋的床上做着华丽的梦。”“凡事低调些，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收到人生的账单。”

作为华人世界颇具影响力的幽默大师，64岁的朱德庸依然在用他的画笔描绘着人世间。早期的四格漫画作品《涩女郎》《双响炮》更是成为一代人的“回忆杀”。新书创作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？晨报记者近日在上海专访了朱德庸。

(以下为朱德庸的讲述)

## 谁说做人一定要有出息

现在很流行“松弛感”。有人觉得人生不应该那么紧张，其实是因为他已经承受了巨大的压力，大到无法应付，于是干脆决定松弛。

每个人身上其实都有一颗“未爆弹”，你不晓得它会在什么时候突然“爆炸”。我们从小被教育如何成为“我们”，但很少被教育如何成为“我”。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光怪陆离的事情发生，就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处理好自己的情绪。

我的人生同样也有许多的“未爆弹”，但埋得最深的那颗，还是我父亲去世这件事，我用了很多年去梳理，才渐渐地把它“引线”成功拆除。

人生中的“未爆弹”，你以为不存在，其实是存在的。就像有人一直过得很好，直到小孩的青春期，才有可能引燃爸爸的“未爆弹”。这个社会总是教育我们，去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才是一种成熟，但这在我看来，就像那句“科技以人为本”，都是一种话术。

在你的“未爆弹”还没有爆之前，要想办法弄清楚你的“未爆弹”是什么。如果你清楚了，即便它爆了，会是灿烂的烟花，照亮你未来的路；如果你跟你的内心距离非常遥远，那爆了可能会是世界末日。

我经常看到年轻人“提前退休”的新闻。这完全是人家个人的选择，谁说做人就一定要要有出息？我觉得完全没有按照自己内心的想法过日子，那才叫做没出息。

很多人以为自己在跟着时代走，但实际上很多人是在跟着钱的速度跑。现在人之所以不快乐，产生这么多的困境，就是因为我们都在用别人的速度要求自己。我觉得在必须要求生存的情况下，还是要想办法过自己想要的人生。

如果说“外太空”是

浩瀚的宇宙，那么“内太空”就像是汪洋大海，在我看来，“外太空”虽然对人类有一些影响，但“内太空”才和我们息息相关，所以我们不应该总是把眼光往外放，其实应该回到自己内心的海洋，真正听取自己内心想要的是什么。

## 画漫画让我拥有全世界

我从小学学习成绩就不好，只有通过画漫画来纾解自己的压力，早起画漫画，是我一天最快乐的时光，那一刻，我拥有了全世界。

大学毕业后，我在报社有一份符合世俗标准的稳定工作，可是上班无法让我快乐，因为那不是我喜欢做的事情。我厌倦上班，经常拖延时间不去单位。

创作漫画对我来说才是快乐的事，反而是之后的编辑工作，让我很痛苦。我和其他作者不太一样，书都是我自己编辑的，这本书我画了2年，我本来没打算出版的，台北的出版社给了我很大的鼓励。去年7月份，编辑看完我的初稿后眼眶红红的，还拉来了总编辑一起看。那时我就在想，这本书也许到了该出版的时候了。

坦白说，现在的宣传工作对我来说也很痛苦，我必须改变自己的生活作息以及个性。一个作者抛头露面去介绍自己的新书，就像一位父亲逢人就说自己儿子考试第一名。那种感觉其实是很难受的。

当你想着成为一名优秀的漫画家时，你就“死定了”。读者或许很喜欢你的书，但见到作者或许会觉得他其实就是一个大混蛋，听他讲话10分钟后就想揍他。所以，我觉得把作者和读者联系在一起很奇怪，只有作品不会骗人，读者喜欢就是喜欢，不喜欢就是不喜欢。

坚持画漫画，确实让我不需要等米下锅，和刚出校园的大学生来比，我算是成功上岸。但我知道，我想要的生活并不是需要钱才能实现，我现在只想简单生活，早起喂喂猫，做早餐，然后开始画漫画。很少出门和社交，不羡慕光鲜亮丽的生活。

就算是退休，我也会坚持画下去的。目前，我手里还能出书的题材就有两三个，但如果没有什么意外，我不计划出版了，对于出书这件事有点厌烦。除非创作完编辑的部分可以轻松一些，除非出版社同意来帮助我，我觉得大概率找不到这样的人选。

我的书只想提出问题，不想给答案，因为我觉得轻易给别人答案是一件很不负责任的事情。在现在大家承受这么大的精神压力的情况下，也许能提供一些帮助。

晨报记者 牛强 实习生 杨旭



制图 / 潘文健